



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1年8月28日 星期六

好 / 读 / 书

读 / 好 / 书

□美编：
陈明丽
曲鹏

“东西南北各数千里，崖岭数百重，幽谷险峻，恒积冰雪，寒风劲烈。”这是玄奘法师取经时，对帕米尔高原的印象。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，由于在地面上突然抬升，它总是能给远道而来的人们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感受。

新书《重返帕米尔：追寻玄奘与丝绸之路》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授侯杨方的一部史地考察笔记。他通过历时八年、二十几次的实地考察，使得今人终于弄清张骞、法显、宋云、玄奘、高僧芝、马可·波罗等先辈走过的西域之路。这段时隔千年的探访，让前人的筚路蓝缕之功更加直观。

□长庚

学术从审美开始

在帕米尔高原徒步翻越山口时，侯杨方说过一句话：“学术从审美开始，以审美结束。”

从地理上讲，帕米尔高原是位于亚洲中部的大高原，横跨中国、塔吉克斯坦、巴基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五国边境。上世纪中期以前，“世界屋脊”一直是它的专称。

它不单单是一座高大的山岭，或类似于青藏高原的高原，而是由众多高山和巨大的山结（即许多山脉的汇集中心）组成。天山、昆仑山、喀喇昆仑山、兴都库什、喜马拉雅山五大山脉相聚于此。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，也就是比珠峰还难爬数倍的K2，是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峰。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，冰雪覆盖的高山与河谷纵横交错，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、玄奘取经之路等，正是从宽阔的谷地中穿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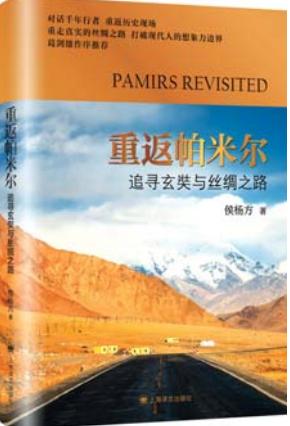
2011年7月，侯杨方以纯粹的观光客身份，第一次到达帕米尔高原。从喀什奔赴帕米尔高原，一路上充满惊喜。

侯杨方在100多公里外就看到了高大如墙的高原，其上闪耀的是冰山。在红色的盖河谷他目睹了雄伟的公格尔峰全貌，二者间的高度差竟然惊人地超过了6000米。待到了高原，他目睹了梦幻的白沙湖，那是斯文·赫定多次经过的地方。黄昏时分，慕士塔格阿塔竟然罕见地露出了其巨大半球体的全貌，并完美倒映在小喀喇库里湖中，第二天经过，它竟然又镀上了一层粉红。漫天大雪、青葱的河谷、湍急的塔什库尔干河、冰山的雪崩以及云海光影的变幻……这就是帕米尔。

“一切难以想象的奇幻壮丽让我震惊，两天就拍了近两千张照片。从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的角度，当时我想知道丝路究竟经过哪一座山口，哪一条河谷，我很想重走一次，目睹玄奘当年见过的同样景象，体验同样的感受。”侯杨方说。

梦想很快变为现实。2013年4月起，他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世界首次对整体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。在几十次考察帕米尔、南疆、罗布泊、中亚、南亚的基础上，他对丝绸之路做了世界首次“精准复原”，并研制了世界首套“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”。

这套系统实现了对丝绸之路在地理信息系统上的直观三维展现，用户只需点击进入系统，就能得到由精准导航所显示的路线、地



《重返帕米尔：
追寻玄奘与丝绸之路》
侯杨方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侯杨方史地考察笔记《重返帕米尔》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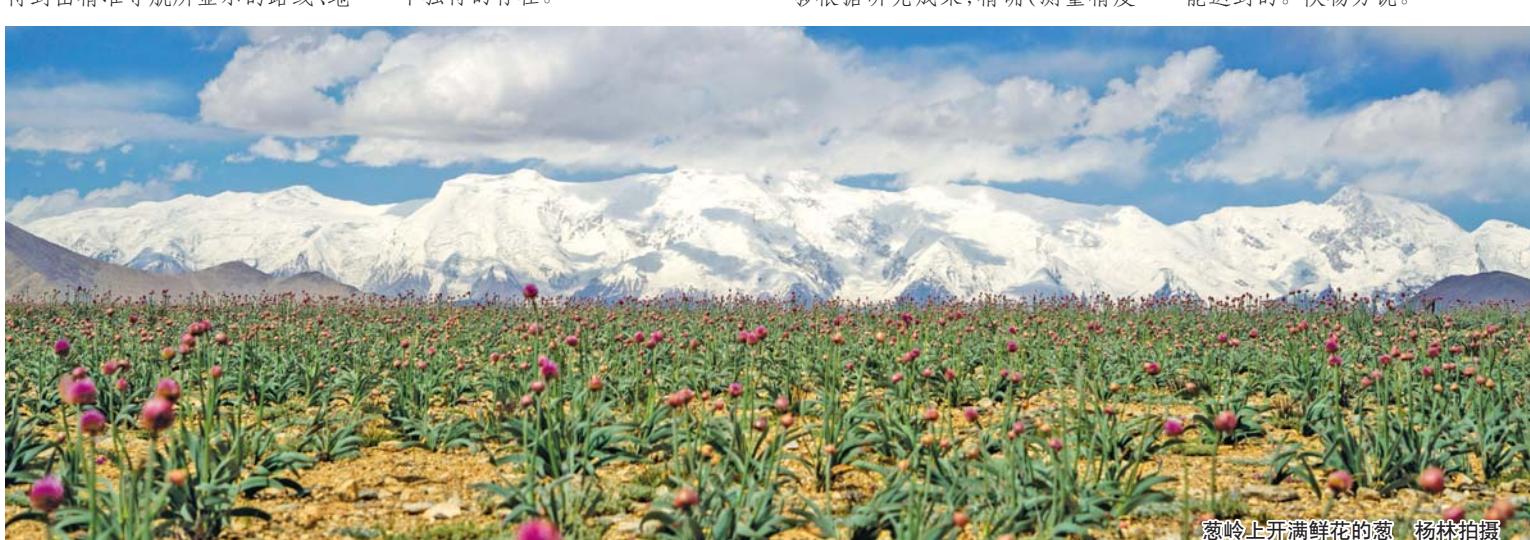
踏遍葱岭古道，对话千年行者

标及其经纬度、照片、视频。随着研究与考察的不断深入，系统还将不断更新。

系统的准确性在于经过了实地验证。侯杨方曾多次翻越海拔近5000米的山口，足迹遍及帕米尔高原境内外的多条重要河谷、山口；他曾一天之内在海拔3600米至4600米之间的无人区步行往返34公里。

自然与文化的分水岭

从文化上讲，帕米尔高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



葱岭上开满鲜花的葱 杨林拍摄

帕米尔高原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分水岭，向东流去的塔里木河与向西流去的阿姆河均由此发源。塔里木河孕育了中国西域文明；阿姆河是中亚流程最长、水量最大的河流，也是咸海的两大水源之一，它与另一大水源锡尔河共同哺育了中亚河中文明。

帕米尔高原是中西文明交汇的天然地标。高原以西直至地中海没有任何天险，是天然的、完整的地理单元，很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，例如波斯帝国、亚历山大帝国、塞琉古帝国和安息帝国等。帝国内有畅通的道路网络，但这只是同一地中海文明圈的内部道路，只有联通中国文明，才具有世界意义，才能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通道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有一段对丝绸之路南道、北道的表述。自玉门、阳关出西域有两条道：从鄯善傍南山北，波河西行至莎车，为南道，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、安息。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，波河西行至疏勒，为北道，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焉。可见，丝绸之路三个最重要的地标是玉门关、阳关以及葱岭，而葱岭就是帕米尔高原，更是南、北两道的枢纽。

只有在极盛时期，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才能到达西域和帕米尔高原。汉传佛教就是经由帕米尔高原传到中国，著名的犍陀罗艺术也是从阿富汗、巴基斯坦的犍陀罗地区经由丝绸之路传来，而并不是从印度穿越青藏高原传到中原。

安史之乱以后，唐朝国力衰落，吐蕃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安西、北庭都护府等辖地，丝绸之路因此中断。同时，海运开始兴起，经济重心也开始向东南移。到了宋元时期，由于没有控制西域，且大宗商品已经由丝绸变成了瓷器，用陆路运输没有利润可言。因此，与西亚、欧洲的商贸主要转为通过海路，海上贸易达到鼎盛。

转机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。当时，天山南麓重新纳入中国版图，清代中国疆域的西极延伸至西帕米尔，版图极盛。从此，中国与西亚、南亚的陆路贸易重新打通。中国出产的茶叶、丝绸、羊毛一部分进入波斯和俄国，另一部分进入英属印度并贩往欧洲。俄国的皮革、火器，英国的鸦片则经叶尔羌流入中国。

经由帕米尔的丝绸之路虽几经起伏，但从未彻底消失。即使在不承载主要的贸易功能时，它的各个路段也是当地人行走的重要通道。事实上，几十年前，当地人还经常走这些道路，即便在今天，它们也仍然是村与村之间的交通路线。对外界而言，现在的帕米尔高原更多地承载着旅游和探险的价值，吸引着来自全球的“背包客”。

一步一个脚印

古西域之路虽然看似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但魅力从未消失，仍然吸引着对它感兴趣的人们。但是，古代和现代关于帕米尔路段的记载大都只是一笔带过，比如很简单地写上一笔“经葱岭”“走出了帕米尔高原”，却从未精准地指出到底从哪个山口翻越，穿过哪一条河谷，更没有附上可供指路的精确地图。

自2012年以来，侯杨方一直在从事丝绸之路的“精准复原”。“精准复原”，就是学术界、社会大众能够根据研究成果，精确（测量精度

高）、准确（符合文献记录）地实地重复检验这些路线。它意味着可证伪、可重复，这也是现代科学的最基本要求。传统史料上的记载如“某某县以西北八十里，东南四十里”，只是很含糊的线索，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说，没有太大的意义。

精准复原的第一步，是传统历史地理考证所做的主要工作，即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，厘清不同语言、语境及各个历史时期对地名的表述。侯杨方直言，在复原的过程中，古今地名的变化给地理位置定点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。

虽然史料记载模糊，但帕米尔高原上的路线复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侯杨方指出，帕米尔高原的地质变化是以几十万年为单位。所以，在侯杨方考察的历史时间段内，帕米尔的地形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即使发生过地震，也仅仅造成了一些山体的小规模崩塌，如中巴边境的明铁盖山口到处覆盖着崩塌的碎石，但山口、河谷的形态并没有大的改变。

另外，帕米尔高原地形虽然复杂，但地理环境的刚性约束条件也很强。帕米尔高原上处于两山之间的山口很有限，很多山口海拔在3900米至5000米之间，人们经常通行的山口更有限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刚性约束条件。

除山口之外，帕米尔地区能够通行的就是河谷，事实上有很多河谷是不能走的。那些又窄又陡的V形河谷，河流的水量太大，春夏的下午至凌晨会突然涨水，商队的人、畜很容易遇险，甚至根本无法通行，当一侧出现陡崖，也无法横渡过河到达对岸浅滩。能够通行的河谷一定是开阔、平缓的河谷，可通行宽度通常在几十米、一百米至两三公里之间，最宽处可能有十多公里，河水水量比起谷地相对较小，商旅可以不断切换到对岸。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葱岭时，选择道路的另一个刚性条件。“当将这两个最重要的变量叠加考虑，可供选择的路线就非常有限了。”侯杨方说。

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也为今天精准复原他的路线提供了可能。比如玄奘笔下“波迷罗川中有大龙池……水乃澄清皎镜，莫测其深，色带青黑，味甚甘美”。玄奘说波迷罗川的大龙池湖水“味甚甘美”，也就是说大龙池是淡水湖，而不是帕米尔高原常见的咸水湖，这一点对于传统交通来说至关重要。他描述的条件限制以及约束特征非常明显，除了大帕米尔，整个帕米尔高原上没有一处地方能完全符合这些特征与地理方位。

有了这些依据，剩下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去实地验证了。实际上，这才是最艰难的环节。

侯杨方表示，过去，人们只会把研究出来的结果绘成一幅地图，不可能做成实用性、信息量大得多的地理信息系统。现在，学者和大众可以根据已经上线的“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”中的GPS考察轨迹、地标经纬度与影像，重走玄奘东归之路或多段丝绸之路与清代驿道。

“这样不仅能体验重现历史的穿越感，还能以亲眼目睹的景观，重复检验此项研究的结果，并与历史文献进行对比。这正是精准复原的实质内涵与刚性要求，而这恰恰是传统的纸面研究不可能达到的。”侯杨方说。